

龔
鵬
程
主
編

古典詩歌研究叢刊



鵬程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七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4 冊

張籍及其樂府詩研究（下）

巫淑寧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張籍及其樂府詩研究（下）／巫淑寧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民99〕

目 4+156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七輯：第4冊）

ISBN 978-986-254-119-7（精裝）

1.（唐）張籍 2.學術思想 3.傳記 4.樂府 5.詩評

851.4417

99001703

ISBN - 978-986-254-119-7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七輯 第四冊

ISBN：978-986-254-119-7

張籍及其樂府詩研究（下）

作 者 巫淑寧

主 編 龔鵬程

總編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0年3月

定 價 第七輯 20冊（精裝）新台幣 2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目 次

上 冊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	2
第三節 研究概況	2
第四節 章節安排	3
第二章 張籍行實考述	5
第一節 生卒考	5
第二節 里籍考	16
第三節 家族考	23
第四節 宦歷考	26
第五節 交遊考	38
一、于鵠	39
二、王建	40
三、韓愈	45
四、白居易	51
五、元稹	56
六、裴度	58
七、劉禹錫	58

八、賈島	59
九、其他往來詩友	61
第三章 張籍所處之時代背景	73
第一節 政治社會	73
第二節 文壇環境	90
第四章 張籍樂府詩之前承與思想內涵	143
第一節 張籍樂府詩題之察考	143
甲、古題古意	143
乙、古題新意	154
丙、新題新意	155
第二節 張籍樂府詩之前承	162
第三節 張籍樂府詩之思想內涵	169

下 冊

第五章 張籍樂府詩之內容分析	173
第一節 社會寫實之反映	173
一、描述戰爭的殘酷	175
二、指陳皇室的驕奢	179
三、披露權貴的擅權與無能	182
四、反映人民的疾苦	188
五、代言婦女的境遇	193
第二節 自然風物之歌頌	197
第三節 別離與思鄉情懷之吟詠	200
第六章 張籍樂府詩之形式探析	203
第一節 語言風格	203
甲、語言格式	203
乙、語言特色	208
第二節 創作技巧	212
一、從表現技巧而言	212
(一) 鋪敘	212
(二) 白描	213
(三) 對比	214

(四) 譬喻	215
(五) 比擬	216
(六) 借代	217
(七) 暗示	218
(八) 襯托	218
(九) 用典	219
(十) 反復	222
(十一) 變換	223
二、從敘述手法而言	223
(一) 篇章結構	223
(二) 人稱	225
三、從遣詞用字而言	226
(一) 疊字入詩	226
(二) 喜用頂真	229
第七章 張籍樂府詩之評價與影響	231
第一節 歷代詩論家之評價	231
甲、唐、五代時期	231
乙、宋、元時期	235
丙、明代時期	238
丁、清、近代時期	243
第二節 並世與後世之影響	253
第八章 結 論	259
附 錄	263
壹、唐張文昌先生籍年表	263
貳、張籍樂府詩彙評	277
參、張籍研究論著集目	301
參考書目	315

第五章 張籍樂府詩之內容分析

第一節 社會寫實之反映

張籍獨深於詩，兼工眾體，尤擅樂府。他的樂府詩，在樂府發展史上占極重要的地位。白居易贊之云：「尤工樂府詩，舉代少其倫」（〈讀張籍古樂府〉）。〔註1〕姚合譽之云：「絕妙〈江南曲〉，淒涼〈怨女詩〉。古風無手敵，新語是人知。」（〈贈張籍太祝〉）宋·周紫芝云：「唐人作樂府者甚多，當以張文昌爲第一。」（《竹坡詩話》）。元·范梈論樂府篇法云：「張籍爲第一，王建近體次之，長吉虛妄不必效，岑參有氣，惜語硬，又次之」（《木天禁語》）。綜上諸評，不難概知張籍樂府於當時與後世皆有甚高之評價。

《張司業集》現存詩四百七十三首，據張修蓉《中唐樂府詩研究》的統計約可分爲：樂府詩九十首；沿用樂府古題，摹寫古意的有三十首；沿用樂府古題而自創新辭，不拘原意與原聲調的有五首；採用新題抒寫新意的有五十二首。〔註2〕其中，古題樂府之內容與精神，

〔註1〕從白居易〈讀張籍古樂府〉（《白居易集箋校》卷第一）詩，足見白居易之於張籍，可謂推崇倍至。又詩中所云〈勤齊〉及〈商女〉二詩，今本《張籍集》及《全唐詩》俱未載，蓋已亡佚。張洎〈張司業集序〉中云：「皇朝多故，荐經離亂，公之遺集，十不存一。」（《張籍詩集》，頁110）。

〔註2〕參見張修蓉《中唐樂府詩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85年10月。

和自創新題者並無二致，都是「爲時而著」、「爲事而作」，反映現實生活的寫實作品。^{〔註3〕}張籍身出寒微，長年屈居下僚，又兼之以眼疾，故生活較爲清苦。嘗有詩云：「長安多病無生計，藥鋪醫人亂索錢」（〈贈任道人〉，《張籍詩集》卷六）。從其自身之體會，和所處的環境，使他對下層社會、民間疾苦，在詩歌的創作上，較能發揮情感上的同情與瞭解。因而將他自身的困頓與人民的苦難結合起來，^{〔註4〕}寫出平易近人，又不流於俚俗的社會寫實作品。藉以暴露社會的黑暗，政治的腐敗，官吏的無能欺民，尤其道出在如此惡劣環境的時代，平民布衣的無奈與悲哀。張籍樂府詩創作的內容，處處流露他對社會、對人民的關懷。其中的古題樂府多非「沿襲古題，唱和重複」，

版，頁14～30。

- 〔註3〕唐代詩歌自杜甫開創寫實一派，以詩歌暴露社會真象的作品日益增多。至中唐，元稹、白居易，探討「文章合爲時而著，詩歌合爲事而作」（〈與元九書〉，《白居易集箋校》卷第四十五）的理論，使得此一詩歌寫實運動發展至巔峰。關於「寫實」一詞，在黃景進〈中國詩中的寫實精神〉提到：「所謂『寫實』（Realistic）是指忠實地反映客觀世界，這是由西方引進來的觀念。談到寫實精神，一般人都會想到十九世紀中期以後的寫實主義（Realism），這種主義可以說是浪漫主義（Romanticism）的反動。……，尤其是十九世紀中葉，自然科學勃興，實證主義流行，一般人對浪漫派的作品更爲反感，於是寫實主義起來，強調以客觀的態度描寫現實」。（收入《中國詩歌研究》，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5年6月，頁307）。然而，梁啟超對寫實精神則講得更清楚扼要：「寫實派的作法，作者把自己情感收起，純用客觀態度描寫別人的情感。作法要領，是要將客觀事實照原樣極忠實的寫出來，還要寫得詳盡，因爲如此，所以寫的是三幾個尋常人的尋常行事或是社會上眾人共見的現實，截頭截尾單把一部分狀態委細曲折傳出，簡單說，是專替人類作斷片的寫照。」（收入氏著《中國韻文裏頭所表現的情感》，臺北，中華書局，1992年12月，頁65）。

- 〔註4〕張籍在科舉考試上雖然順利，但他在仕途上很不得意，久爲太常寺太祝，生活很窮困。又患了三年嚴重的眼疾。然而就當時（唐貞元、元和年間）的社會情況，從表面上看來，國家雖然統一，社會也較安定，但從內政來看，藩鎮的割據，宦官的專權，戰亂時起，遣兵征戍，賦稅繁重；從外交看來，安史亂後，回紇、吐蕃的寇邊，造成人民生活顛沛流離，民不聊生。

而是「寓意古題，刺美見事」(〈樂府古題序〉，《元稹集》卷第二十三)，表現現實生活；其新題樂府，更廣泛而真實地反映了各方面的社會生活。

張籍樂府詩的內容，對於異族的侵略、戰爭的殘酷、皇室的驕奢、權貴的擅權與無能、人民的疾苦、婦女的遭遇，都有真切的著墨，反映出中唐社會生活的廣闊畫面。本文即針對張籍樂府詩歌中的社會寫實內容，進行探討，除了初步研究張籍在樂府詩歌創作中的寫實精神，同時也經由這些文學作品來觀察中唐的社會問題。

張籍身處於內憂外患的擾攘亂世，人民流離失所，觸目驚心。是以詩人以其敏銳的觀察力與悲天憫人之志，蒿目時艱，以「俗言俗事入詩」，〔註5〕著力於寫實。由於以同情心寫實，作品就往往自然流露出諷諭之義。〔註6〕本文擬就：一、描述戰爭的殘酷；二、指陳皇室的驕奢；三、披露權貴的擅權與無能；四、反映人民的疾苦；五、代言婦女的境遇五方面，對張籍樂府詩中之社會寫實內容逐一論述。

一、描述戰爭的殘酷

自唐高祖李淵開創有唐一代，歷貞觀、開元文治昌明，武功頂盛之世。迨至玄宗天寶末年，安史亂起，中央政府為捻平亂事，坐令藩鎮奪權割據，致使中央權力相對削弱，不僅不能抵抗外族入侵，亦無能保障人民免於災難。中唐以降，人民長年飽受兵刀血光，生活顛沛流離，內有藩鎮割據，外有異族侵擾，致令國家淪亡，社會動盪不安，家庭破碎，人民顛沛流離。

在戰爭的肆虐下，使得繁榮一時的首都長安與東都洛陽，備遭破壞，百姓亦罹兵災。張籍於〈隴頭行〉中，描寫外族入侵，西北邊陲陷入胡人之手，希望朝廷能收復失土，詩云：

〔註5〕見明·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8月一版二刷，頁66。

〔註6〕參見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8月一版一刷，頁281~282。

隴頭路斷人不行，胡騎已入涼州城。漢兵處處格鬥死，一朝盡沒隴西地。驅我邊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去年中國養子孫，今著氍毹學胡語。誰能還使李輕車，重取涼州屬漢家。（《張籍詩集》卷七）

詩寫涼州失陷悲慘情景，並以「誰能還使李輕車，重取涼州屬漢家」收尾，直述人民的心聲，表達出詩人同情戰亂邊地百姓，盼望早日收復失地的真摯情感。在文辭之間，揉雜關懷人民，心嚮太平盛世，以及強烈的民族情感。由於內憂外患，干戈連年，人民備受外族侵擾與亂兵掠奪，只好罷耕逃難、輾轉流徙或匿居深山，如〈董逃行〉一詩：

洛陽城頭火燿燿，亂兵燒我天子宮。宮城南面有深山，將盡老幼藏其間。重巖爲屋橡爲食，丁男夜行候消息。聞道官軍猶掠人，舊里如今歸未得。董逃行，漢家幾時重太平。

（《張籍詩集》卷七）

張籍藉古諷今，以董卓之亂，諷唐代藩鎮之禍。描寫洛陽兵荒馬亂，人民逃亡的情景。此與杜甫：「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略與羌混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人多在官軍中。」（〈三絕句〉，《杜詩詳註》卷之十四）有異曲同工之妙。兩者均寫官兵迫害人民，揭露中唐政治的腐敗。詩人借古題寫時事，真實沉痛。張籍以「董逃行，漢家幾時重太平」作結，喊出人民對太平盛世的渴望。其在〈西州〉（五言古詩）中亦云：「良馬不念秣，烈士不苟營。所願除國難，再逢天下平。」（《張籍詩集》卷一）說明詩人在國難當頭的強烈使命感，字裏行間流露出「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渡陰山」（王昌齡〈出塞〉，《全唐詩》卷十八）的企盼。

〈隴頭行〉與〈董逃行〉都揭露出戰將的無能，而在〈永嘉行〉，詩人亦借西晉永嘉之亂，描寫當時藩鎮擁兵自重，不發一兵一卒以禦外患，藉以保有實力。致令中央政權內憂外患，岌岌可危之情景，詩云：

黃頭鮮卑入洛陽，胡兒執戟升明堂。晉家天子作降虜，公卿奔走如驅羊。紫陌旌旛暗相觸，家家雞犬驚上屋。婦人出門隨亂兵，夫死眼前不敢哭。九州諸侯自顧土，無人領

兵來護主。北人避胡皆在南，南人至今能晉語。《（張籍詩集）

卷一）

詩人以「奔走如驅羊」，比喻公卿貴族倉皇出走的狼狽相，以示對尸位素餐者的輕視。「紫陌旌旛暗相觸，家家雞犬驚上屋。婦人出門隨亂兵，夫死眼前不敢哭。」著重描寫兵燹遍野，平民百姓的苦難。詩人以晉末「五胡亂華」，側寫現實。其實歷史只是創作的骨幹，現實百姓的疾苦才是作品的內容。宋·曾季狸謂：「張籍樂府甚古，如〈永嘉行〉尤高妙。」〔註7〕此處之「高妙」，是指頗具漢代樂府風格，亦即清·翁方綱評張籍樂府詩云：「真善於紹古者」〔註8〕之語。張籍描繪了雜亂的社會現實，反映出詩人憂國憂民的心情。

在張籍樂府詩中，諷諭戰爭悲慘的代表性作品為〈征婦怨〉，詩云：

九月匈奴殺邊將，漢軍全沒遼水上。萬里無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婦人依倚子與夫，同居貧賤心亦舒。夫死戰場子在腹，妾身雖存如畫燭。《（張籍詩集）卷一）

詩中征婦如泣如訴，悲慟欲絕地道出丈夫戰死沙場，自己又身懷遺腹子的景況。死者已矣，未來只是茫然與無助。戰爭的殘酷，是人民不得不承擔的苦難，也是詩人感同身受的現實景況。讀詩至此，彷然身陷戰爭、親離、兵荒、馬亂的歷史現場。看見一個哭倒在殘垣中的懷孕寡婦，一段以生民為芻狗的血光祭禮。張籍不必明槍執戟地反對窮兵黷武的侵略戰爭，反借「夫死戰場子在腹，妾身雖存如畫燭。」提出對戰爭的嚴厲控訴。戰爭像無情的漩渦，捲走了人民的親情、幸福、財產與性命。大量的人民被送往邊疆，大量的百姓被殘酷地犧牲。從寡婦心中的淒涼，反映出人民對戰爭的怨恨，與邊將的無能。青年時代的張籍，身處「年年征戰不得閒，邊人殺盡唯空山」（〈塞上曲〉，《張

〔註7〕見宋·曾季狸《艇齋詩話》，收入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上冊，臺北，木鐸出版社，1988年7月初版，頁295。

〔註8〕見清·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二，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5月，頁64。

籍詩集》卷七)的現實生活中,他把自己的愛憎傾注於毫端:「山頭松柏多無主,地下白骨多於土」(〈北邙行〉,《張籍詩集》卷一);「可憐萬里關山道,年年戰骨多秋草」(〈關山月〉,《張籍詩集》卷一)。同情百姓,筆伐戰亂,成為詩人作品中的主要題材。又如〈妾薄命〉、〈別離曲〉、〈望行人〉、〈寄衣曲〉、〈思遠人〉、〈遠別離〉、〈車遙遙〉等詩,皆是代征婦發言之作,而這首〈征婦怨〉無論主題思想和藝術手法都堪稱為一篇有代表性的作品,故清·吳瑞榮《唐詩箋要》云:「說征婦怨者甚多,慘淡經營,定推文昌此首第一。」〔註9〕

由於戰爭突起,人民為避亂逃離家園,以致村落荒涼、屋宇空廢,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的悲涼情景,在〈廢宅行〉中有深刻的描述,詩云:

胡馬崩騰滿阡陌,都人避亂唯空宅。宅邊青桑垂宛宛,野蠶食葉還成繭。黃雀啣草入燕窠,嘖嘖啾啾白日晚。去時禾黍埋地中,餓兵掘土翻重重。鴟梟養子庭樹上,曲牆空屋多旋風。亂定幾人還本土,唯有官家重作主。(《張籍詩集》卷七)

詩一落筆,就描繪出一幅吐蕃入侵、百姓逃難的景象。由於吐蕃兵馬肆無忌憚地恣意橫行,使得莊稼被毀,村鎮被焚燒破壞。本是街市繁華、人煙阜盛的京畿,頓時變得荒涼冷落。「宅邊青桑垂宛宛,野蠶食葉還成繭。黃雀啣草入燕窠,嘖嘖啾啾白日晚。」生動地描述出荒涼頹廢的空宅景象,突出廢屋空曠已久,居第無人,任蓬蒿自生,鳥雀繁衍,野蠶作繭,蛛網張掛。此詩客觀地反映了唐代外患頻仍,造成人民的災難。詩人的描述,實際上也是對唐代當權者的軟弱無能,不能拯救人民於水火之中,卻豢養大批軍隊,維持政權,苟延殘喘的辛辣諷刺。詩人進一步描寫,宅第空曠,瘡痍滿目,到處坑坑窪窪,山林中的鴟梟,如今已在庭樹上築巢養子了。清·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云:「〈廢宅行〉曰:『宅邊青桑垂宛宛……曲牆空屋多旋風。』……

〔註9〕 清·吳瑞榮《唐詩箋要》此評,轉引自陳伯海主編《唐詩彙評·張籍》中冊,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一版一刷,頁1895。

張之傳寫入微……」〔註10〕詩人在廢宅荒涼後，慨然嘆曰：「亂定幾人還本土，唯有官家重作主。」胡適曾對此大加讚賞，他說：

末兩句真是大膽的控訴。大亂過後，皇帝依舊回來作他的皇帝。只苦了那些破產遭劫殺的老百姓，有誰顧惜他們。

〔註11〕

中唐是一個內憂外患，紛亂擾攘的時代。張籍生逢其時，身受戰火肆虐蹂躪，既深且久。詩人即以此為題材，將戰爭的悲慘情狀，涵化於詩歌創作之中，為廣大人民振發出不平之鳴。清·翁方綱評張籍的樂府詩云：

張（籍）、王（建）樂府，天然清削，不取聲音之大，亦不求格調之高，此真善於紹古者。……，而真切過之。〔註12〕

可謂對張籍樂府作了頗為中肯的評論。

二、指陳皇室的驕奢

安史之亂後，唐皇室由開元盛世，國勢開始衰弱。儘管生民塗炭，唐室卻仍笙歌不輟，貪圖享樂，縱情聲色，不思振作。所以，張籍詩作中，也借古諷今對君王腐化奢糜生活譏嘲一番。如〈吳宮怨〉云：

吳宮四面秋江水，江清露白芙蓉死。吳王醉後欲更衣，座上美人嬌不起。宮中千門復萬戶，君恩反復誰能數。君心與妾既不同，徒向君前作歌舞。茱萸滿宮紅實垂，秋風嫋嫋生繁枝。姑蘇臺上夕燕罷。它人侍役還獨歸。白日在天光在地，君今那得長相棄。（《張籍詩集》卷一）

詩中借一個吳宮妃嬪的哀怨，諷刺吳王夫差戰勝越國後，驕縱狂妄，沈湎酒色的舊事，暗指唐宮中的腐朽生活。張籍藉古諷今，寫出了宮女的痛苦和不幸，並表達她們的不滿與憤怒，譏諷君王妃嬪眾

〔註10〕見清·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收入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12月初版，頁357。

〔註11〕參見胡適《白話文學史》上卷，第二編·唐朝，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7月一版，頁150。

〔註12〕同註8。

多，耽逸後宮，廢弛朝政。再如〈烏棲曲〉中，亦揭露君王耽於聲色飲酒的生活，詩云：

……吳姬採蓮自唱歌，君王昨夜船中宿。（《張籍詩集》卷七）

在〈楚妃怨〉中，也是藉古諷今，詩人藉楚妃之歎，諷諭君王荒於遊獵，詩云：

湘雲初起江沈沈，君王遙在雲夢林。江南雨多旌戟暗，臺下朝朝春水深。章華殿前朝萬國，君心獨自終無極。楚兵滿地兼逐禽，誰用一身騁筋力。西江若翻雲夢中，麋鹿死盡應還宮。（《張籍詩集》卷七）

詩的末四句，寫君王流連忘返於遊獵生活之中，歷歷在目。在〈宮詞〉（其一，《張籍詩集》卷六）中，也說到「白日君王在內稀」，君王縱情地在郊外狩獵，直到「薄暮千門臨欲鎖」之時才回宮。

〈楚宮行〉雖寫楚宮，實指今上。詩中委婉曲折地揉雜憤忿之情，揭露了唐皇室的奢華生活，詩云：

章華宮中九月時，桂花未落紅橘垂。江頭騎火照輦道，君王夜從雲夢歸。霓旌鳳蓋到雙闕，臺上重重歌吹發。千門萬戶開相當，燭籠左右列成行。下輦更衣入洞房，洞房侍女盡焚香。玉階羅幃微有霜，齊言此夕樂未央。玉酒湛湛盈華觴，絲竹次第鳴中堂。巴姬起舞向君王，迴身垂手結明璫。願君千年萬年壽，朝出射麋夜飲酒。（《張籍詩集》卷一）

詩人用「章華宮」、「紅橘垂」、「霓旌鳳蓋」、「玉階羅幃」、「輦道」、「侍女」、「巴姬」、「玉酒」、「華觴」等詞語，著力表現宮中豪華奢侈的生活，並在末兩句「願君千年萬年壽，朝出射麋夜飲酒。」以反寫手法體現了詩人對皇室驕奢淫逸的憎惡與憤慨。（註13）

唐代君王的驕奢，更表現在對農民的剝削上，如〈洛陽行〉一詩云：

洛陽宮闕當中州，城上峨峨十二樓。翠華西去幾時返，巢乳鳥藏蟄燕。御門空鎖五十年，稅彼農夫修玉殿。六街

〔註13〕同註8。

朝暮鼓鼙，禁兵持戟守空宮。百宮日月拜章表，驛使相續長安道。上陽宮樹黃復綠，野豺入苑食麋鹿。陌上老翁雙淚垂，共說武皇巡幸時。《張籍詩集》卷七)

安史之亂後，唐皇不再巡幸洛陽城，雖然「御門空鎖五十年」，但卻「稅彼農夫修玉殿」，使得在安史之亂中遭到嚴重破壞的洛陽宮殿，豪華依舊，徒設官吏看管「空宮」。一個「空宮」尚且如此，而京都長安宮室的豪奢，也就可想而知了。

唐朝的皇帝自附於老子的後裔，尊道教為國教，多嗜丹藥求仙之積習，學仙、求仙的風氣曾在唐代盛行一時，上自君臣，下至百姓，^{〔註14〕}乃至公主貴婦，入道院作女道士，文人也往往以隱居修道，作為追求仕宦的終南捷徑。張籍的〈學仙〉、〈求仙行〉即是為此而發的。〈求仙行〉詩云：

漢皇欲作飛仙子，年年採藥東海裏。蓬萊無路海無邊，方士舟中相枕死。招搖在天迴白日，甘泉玉樹無仙實。九皇真人終不下，空向離宮祠太乙。丹田有氣凝素華，君能保之昇絳霞。《張籍詩集》卷一)

詩寫漢武帝在甘泉宮求仙的故事，以「玉樹無仙實，九皇真人終不下」，諷刺求仙供神的荒誕和愚妄，目的仍是藉古諷今，可能針對唐憲宗晚年熱衷求仙，誤信方士，服食藥石，終至身亡的下場，^{〔註15〕}有感而發。詩的末兩句「丹田有氣凝素華，君能保之昇絳霞」，蓋言

〔註14〕唐朝皇帝多崇信道教，玄宗極力提倡，此時為道教極盛時期。武宗崇信尤篤。史載：武宗時全國有道觀一千六百八十七所之多。（見唐·李林甫等撰《唐六典》卷第四，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1月一版一刷，頁125。）道教之所以如此興盛，在於道士進「長生不老」的金丹秘藥，成為當時的風尚。中唐以後，流行所及，上自君臣，下至百姓，多信丹餌。特別是皇帝為企求長生不老，到處求仙，冀獲靈藥。

〔註15〕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一，〈唐紀〉五十七云「（憲宗元和十五年）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弑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6月，頁1657）。

君王若能反求諸己，調息攝生，則必健康長壽。張籍在〈學仙〉詩中，將學仙之虛誕欺人，揭露無遺，詩云：「先王知其非，戒之在國章」。
〔註16〕所以諷後代君王，癡迷愚信，誤國喪生，故白居易贊之云：「讀君學仙詩，可諷放佚君」（《白居易集箋校》卷第一）。

三、披露權貴的擅權與無能

中唐時代，朝廷官僚貪污腐敗，藩鎮囂張跋扈，使得人民在當朝擅權與邊將無能的情況下，飽受欺壓迫害。在張籍詩歌中，對此政治腐敗情形，也有所揭露與抨擊。如〈猛虎行〉云：

南山北山樹冥冥，猛虎白日繞林行。向晚一身當道食，山中麋鹿盡無聲。年年養子在空谷，雌雄上山不相逐。谷中近窟有山村，長向村家取黃犢。五陵年少不敢射，空來林下看行跡。（《張籍詩集》卷一）

這是一首藉古題〔註17〕寫今事的諷諭詩，詩中真切地描寫了猛虎的霸道、囂張、兇殘和貪婪，借物喻人，刻畫出當權者窮兇極惡的醜態。古人將殘暴的當權者稱為虎狼當道，在這裏「當道」一詞，語意雙關，既指猛虎明目張膽，當道而食，更喻指當權者的飛揚跋扈，寓意於言外。「麋鹿無聲」則暗指人民在當權者的殘害下，忍氣吞聲的悲慘情

〔註16〕張籍〈學仙〉詩云：「樓觀開朱門，樹木連房廊。中有學仙人，少年休穀糧。高冠如芙蓉，霞月披衣裳。六時朝上清，佩玉紛鏘鏘。自言天老書，祕覆雲錦囊。百年度一人，妄泄有災殃。每占有仙相，然後傳此方。先生坐中堂，弟子跪四廂。金刀截身髮，結誓焚靈香。弟子得其訣，清齋入空房。守神保元氣，動息隨天罡。爐燒丹砂盡，晝夜候火光。藥成既服食，計日乘鸞鳳。虛空無靈應，終歲安所望。勤勞不能成，疑慮積心腸。虛羸生疾，壽命多天傷。身歿懼人見，夜埋山谷傍。求道慕靈異，不如守尋常。先王知其非，戒之在國章。」（《張籍詩集》卷七）

〔註17〕〈猛虎行〉原是樂府古題，前人多用來借喻有志之士。宋·郭茂倩《樂府詩集》第三十一卷：「古辭曰：『饑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樂府解題》曰：晉陸機云『渴不飲盜泉水』，言從遠役，猶耿介，不以艱險改節也。」（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3月一版一刷，頁462～463。）到了張籍，才以猛虎諷諭當權者的窮兇極惡。